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

第九之十

163136  
1015





163730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九

八月丙寅朔 上詣 輝德殿行朔祭○召司憲持平文汝良

傳教曰監察李承胤告身何不署經乎汝良對曰李穰妹夫安

致李補丁皆不得拜監察致之子知歸女婿許認雖拜監察告

身尚且阻滯况承胤穰之子乎時當商量耳且李永瑞除兵曹

正郎其告身亦不署經有特旨乃署 上曰永瑞告身 先王

命令署經是始為例也若等未之知耳其亟署經○親傳文宣

王釋奠祭香祝○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壤城頽壞處以本府

軍人修築其倉庫造成則役成川軍人龍岡郭山城頽壞處亦

各令其官修築 從之○丁卯親傳社稷祭香祝○上密議承

政院曰似聞晦朔夜暗時竊盜尤甚常時行巡外別設軍卒出

其不意京中城外搜捕何如承旨等合辭啓曰 上教允當若

果無時設卒捕之則雖或未捕為盜者少可省矣 上允之遂

立捕盜別巡之法○戊辰百官遙賀 聖節 上以喪三年不

出○保寧縣監金九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任不過務農訓兵



而已汝往敬哉○命內醫院湯進撥雲徽承政院問安上曰  
熱甚眼稍昏非有他故也○遣通事張自學管押被擄唐人張  
小將等三十二名解送遼東○己巳日本國關西路九州摠官  
源教直遣禪和子靈旭來為進香也靈旭詣闕肅拜進土物命  
饋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廣興倉米穀官吏因頻數遞代不  
用心看守以致朽損實為未便請京江兩倉差委以任官各一  
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平安咸吉兩道防禦最緊而沿  
邊各官所儲鮮少故各道丙辰年以前未收還上從自願代以  
綿紬木綿絛花紙絛子等物一從時直收訖慶尚江原京畿左  
道則屬會寧鍾城慶源穩城慶興等官全羅忠清黃海京畿右  
道開城府則屬茂昌閭延江界慈城理山碧潼昌城義州等官  
每年輸送百餘馱歲豐則聽從民便貿易米穀近廢輸送布貨  
雜物和賣殆盡請更將上項各道會計付布貨雜物限令八月  
令其道驛丞教諭檢律依前例押領傳驛入送各其道初面交  
割後咸吉道則於會寧鍾城慶源穩城慶興富寧平安道則於



茂昌閭廼虞芮慈城江界渭原理山碧潼昌城朔州定寧義州  
等官須及九月之內量宜分送會計施行各其守令從時直務  
要官民兩便貿易米穀開坐其數轉報監司翌年三月內啓聞  
以為恒式 從之 ○庚午視事司憲府啓文仲善稟命親傳職  
分當為乃以烏梅牌委諸別監傳傳宣命集賢殿據理回說尚  
不覺悟反加橫言漸不可長請杖七十徒二年 上末減止笞  
四十刑曹啓兵曹令史李剛曾以鄉吏三丁入仕犯重罪配于  
遠地至是詐稱兵曹令史乃於忠清道濫騎驛駟侵漁郵吏且  
偽造元自明等告身大壞禁網其售奸逞暴無比按律宜杖一  
百加役三年然此奸佞之徒只抵此律則將無所懲艾請行法  
外之律合戶徒邊 上曰豈以一人之罪延及妻孥又何必行  
法外之律乎當從正律罪之左叅贊安崇善啓臣昔赴京時觀  
中國人居家家皆善畜羊臣將此意回啓 世宗大王差通事  
李興德買羊于中國而來仍使興德為久任監養于分禮賓寺  
羊日繁盛非特此也典廐署亦掌犧牲其事非輕故 世宗朝



以金器之為久任以養犧牲今無久任之人乃以新進之士迭  
出迭入牧養諸事甚為踈虞請得勤儉之人俾為久任 上然  
之大司憲鄭昌孫啓各道分遣行臺議定而未行請遣之 上  
曰去春已遣行臺故予意以為近者可停也昌孫更啓前此分  
遣行臺不在守令及節制使處直使萬戶等多行不法聞行臺  
下畧則望風驚駭輒匿所為及其還京尋復如常似為無益然  
其間有所警省者亦多命遣行臺甚合治體且本府聞外方犯  
法之事而移牒監司監司差守令推覈皆不如所聞而反掩其  
咎若行臺下界則本府隨所聞移牒行臺而推之豈不愈於差  
守令乎請分遣行臺踰月巡歷以嚴糾察庶有小補 上曰嘗  
有議者以為近來行臺之行各官守令不法敗露者比比有之  
庶皆畏縮矣今年間雖勿遣可也今聞卿言行臺復可遣也  
凡守令雖一月之內畏不犯禁足矣今秋亦遣甚可予當更議  
施行昌孫又啓仲善以宦官受命親自宣傳職本當為也乃以  
烏梅牌委諸別監遙宣 上命又不悟集賢殿據理更問之故



反加橫悖凌辱朝官近者經筵官饋餉時對客宦官以副提學  
崔恒不宜同入饋廳擅令出之其漸可畏如此之人不可以優  
恩待之也今不施正律而又加輕典臣恐無所懲艾而宦寺益  
張矣請加正律 不允兵曹啓武備司正郎孫肇瑞因修築都  
城常仕修城都監乘輿司正郎宋慶儉曾參陣說修撰陣說乃  
武備之事武備司事煩乘輿司事簡請以事簡之任移授肇瑞  
而仍監修城以事煩之任移授慶儉而常仕本司 從之時人  
皆言肇瑞人品不及慶儉故因其事而請之也刑曹請以趙育  
屬公奴婢於成均館給十口南部學堂三十口中部學堂三十  
五口東部學堂二十五口西部學堂漢城府司諫院各十口  
上曰繕工監掌工役專用人力須於繕工監量給四十口然後  
分諸他司○輪對○召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金  
宗瑞右贊成鄭萃左叅贊安崇善右叅贊許詡命都承旨李季  
甸左承旨鄭而漢議曰黃海平安兩道俱致凶歉救荒之方所  
當預處其間守令或有拙於賑民之策者將刷其不能者改差



何如僉曰送舊迎新民弊又有甚焉又安知新官之不如舊官乎况本道守令等未有甚庸劣不用者宜莫如仍舊但申嚴救荒條件耳往者本道曾無倉儲賑民固難至於今時則所在國庫充盈足以活民其措置糞粟之方姑待秋成隨宜處之 上又曰 世宗嘗言申叔舟可任大事者雖不知漢語然精於音訓曾與倪謙司馬恂相從遊今欲遣京師見謙輩問事變又購求書籍僉曰中國方遭達達之變必以我國昔為大元婚姻之國慮或比與達達私相通焉今厚禮我國倍於前日亦或有意而然也今若徃問事變彼必疑之有如謙輩豈肯以實告之乎勿遣為便遂寢叔舟之行 上又曰卿等以沈氏子孫除職不宜驟高云者為是罪人之裔而言歟已賜其父之職牒傾釋罪愆其子宜若通路其議之僉曰誠然為被罪而言也如常例外戚則豈復有今日之議乎姑除七品以開仕路於人望不駭於沈氏自便 上曰間有以六品議之者予將除六品仁曰 上教允當宗瑞以下默然 上又曰典廐久任可差者議之仁等



啓當得如金器之者然後可差將退議以啓 上又曰麟山等  
官已曾罷守邊圉踈虞置萬戶備禦何如仁等曰然奉啓黃海  
道七站額圯宜急重新今察訪許認為人必不能起廢當以能  
者代之 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倭客陸路則相距遙隔  
不得已經宿處及官門近處各驛外其餘各驛毋使入宿水路  
則有院館處下宿無則宿于船上閭闔禁宿已曾立法今倭客  
行路遑速任意未便宜申明考察有不得已留連之事告于其  
官若托以不緊事故留連者鄉通事隨即科罪護送官啓聞施  
行 從之○兵曹啓夏節角弓點火時侍衛及八直軍士皆全  
佩鹿角弓若未得備此弓則以節長厚片竹及沮里加乙木一  
如角弓體制製造絞結而佩毋用木弓事已曾立法今觀各道番  
上侍衛牌所持絞子弓皆軟弱無用自今除片竹沮里加乙木  
弓夏節則皆以鹿角弓及槩厚兩稍堅實角弓絞結著漆其中  
內禁衛家本有實誰無鹿角弓其三軍甲士別侍衛忠順衛忠  
義衛則鹿角弓限三年自備各道侍衛牌與營鎮屬翼屬正軍



限六年自備其不能自備者許令佩上項槩厚堅實角弓船軍  
內射官亦依正軍例自備不能者姑用堅韌木弓布筋著漆絃  
用皮從之○辛未以成勝判義州牧事姜希顏守司憲掌令  
沈滄沈決並初授敦寧府注簿沈滄與農直長滄決即溫之子  
湄溫長子濬之子濬先設故以湄授之○議政府啓令被擄逃  
來唐人唐貴張順等供稱吾等去年八九月間為李滿住凡察  
等管下人所擄今年六月乘夜逃出晝行夜歇五日至理山地  
面滿住曾居渾河今年三月畏達達及遼東軍馬率部下移居  
渾河迤南十日程在天地面自枉天以南二日程地名五未何  
吾未何以南半日程地名婆猪江自婆猪江至枉天道路不險  
其間雖有川河人馬皆可通行吾未何西邊有兀刺山城滿住管  
下人等常言右山城險阻西不畏遼東北不畏達達唯南邊朝  
鮮軍馬甚可畏然避亂之地莫如此處今年秋收後當來居于  
此以是觀之上項滿住等移居處與本國後門不甚相遠且賊  
路平易滿住等不忘舊釁乘虛突入作賊可慮備禦條件磨勘



後錄一仇寧以上各處則大小城堡人民屯聚居生烟臺相望且徂邊山川險阻道路不通不必各別布置但冰合時守令萬戶各其城堡內常時人物出入時外舉家出入人及冰路通行人等嚴加禁斷一仇寧口子千戶解冰後量率軍卒候望冰合則退保小朔州木柵曾已移牒然雖冰合時仍留守禦聲息緊急然後退保本州木柵一青水萬戶率軍防禦待冰合有聲息後入保定寧邑城雖為前例自今以後冰合時亦令仍留候望檢察有大聲息然後退保保定寧邑城一箭竹洞口子前此解冰後百戶千戶中量率軍人守護農民冰合則還入邑城今後率軍不過十名仍留候望考察一定寧之玉崗已設行城冰合後千戶率軍十名候望考察一義州水口口子前此本州千戶解冰後量率馬軍四五十守護農民冰合則還歸邑城今後雖當冰合率軍不過十名仍留候望考察一義州境內古靜州石城善州千戶率石城內居住軍卒既久論冰合冰解常時防禦今麟山新堡差萬戶量率軍士亦依古靜州例常時候望考察上



項各處皆是要害之地解冰後農民守護時則軍數固依前例  
今冰後則但候望考察而已軍數不過十名各以附近各里人  
民為先頻數遞代不使勞困 從之○壬申持平文汝良啟江  
原道橫城縣民百餘人狀告本府曰本縣地狹土瘠居民元額  
三百餘戶比因飢饉流亡相繼遺存者但九十六戶縱耕瘠薄  
之田亦為園圃衆獸喫推生業甚艱常不堪役又徵流亡人貢  
賦民產益窮戶口日耗請減流亡人貢賦本府曾聞此縣園圃  
命抄可除處而除之然今聞園圃延袤數十餘里旁近居民僅  
耕寸田盡為羣獸喫損每欲啟請除之未能詳知而未啟耳今  
橫城之民陳弊來訴無乃講武場有可除處而不除歟請量宜  
除之且流亡人貢賦反徵於遺存之民於義未安請因此縣江  
原道內諸郡陳荒貢賦一皆蠲免以休民生非特此道黃海一  
道亦屢被飢饉流亡者過半亦依此除之雲城尉朴從愚妾子  
貴孫今除繕工副錄事以妾子而叙於東班有違大體若不得  
已則叙於西班何如 上曰講武場予已遣趙由禮審定除之



不可更除講武場所。在居民皆厭憚，必盡革然後已耳。豈盡從小民之心而除之乎？流亡人貢賦事當下戶曹議之。貴孫東班除授，祿子擅為已議諸大臣而為之。且有前例，汝良更啓曰：良妻子許通忠順衛，已有定法，此人可入忠順衛，亦宜。西班牙何必叙於東班以亂妾嫡之分乎？請罷之。上曰：貴孫叙東班無害於義。○禮曹啓來壬申年。昭憲王后附。宗廟時加上尊號。依元敬王后例。從之。○癸酉，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傳教承政院曰：前患眼疾已愈，又於腰下發小瘡，稍未安。姑停明日視事。○以平安道凶歉，除郊草刈取及義州城修築外，停平壤安州倉庫造成及平壤龍川龍岡郭山城修築等事。○甲戌，召皇甫仁、南智、金宗瑞、鄭萃、安崇善許，詔命左承旨鄭而漢議。李滿住使送人等接待節次，及江邊各堡人民入保等事。下諭書于平安道右道都節制使曰：今來左道都節制使啓本節該李滿住管下金納魯等六名到江界地面，滿浦問其來由，則曰：脫挽兵馬擊海西衛殺虜人物，因此滿住不得寧居。今年三月



還居元刺山城瓮村凡察子甫下吐則移居瓮村迤北十五里  
吾毛水之地充尚則移居瓮村上項滿住管下一千七百餘戶  
充尚甫下吐管下共六百餘戶自桑木仇非至于沈者羅老林  
加羅古家基址則海西衛指揮李滿者率管下一千餘人來止  
因今年大水禾穀不實吾等為請口糧受滿住印信文引而來  
滿住亦欲於九十月間遣其子古郎巨來獻土物右金納老常  
往來江旱等處道遠近備嘗知之托以乞糧窺覘虛實實為  
可疑然因饑乞食而來不可拘留臣饋以酒食給粟米十二斗  
黃豆六斗鹽醬各六斗以遣之予亦以為滿住充尚海西野人  
等密邇境上遠兵作賊誠為難測防禦諸事日加謹慎今去事  
目看詳曲盡施行又諭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曰今來啓本具  
悉李滿住還至舊居海西野人來居桑木仇非等處密邇我境  
防禦諸事日加謹慎今去事目看詳曲盡施行其事目一若滿  
住或遣親子或遣管下來款邊邑則邊將當應之曰汝輩今還  
舊居日月不久去留難定歸順誠偽亦且難知邊將不可輕易



接待姑與之酒食量給米醬等物毋或生釁一滿任侍送人賫  
來土物欲要進上權辭以答曰未得肅拜經自進上似乎勢難  
且欲以所持物件贈遺節制使則答曰既欲進上又贈節制使  
甚為未便以此開說遣還之一咸吉道則沿邊各鎮城外皆有  
客館以待野人本道則蒲州江野人接待於江界滿浦今於滿  
浦堡外行城內量設客館二三間待之若貧窮者乞糧於理山  
碧潼慈城虛空橋堡閭延等處則各於城外設草家待之稍給  
口糧遣還理山則木柵不完於央土里行城外亦作草家待之  
渭源高山里虞芮等各處則毋令接待隨即給糧指達滿浦馳  
報節制使一江界地面滿浦堡則城子完固又有行城堡內人  
民除邑城入保仍在本堡高山里人民亦姑除入保邑城仍在  
本堡若江水冰合聲息緊急則入保滿浦堡慈城虛空橋則城  
堡完固守禦無難除入保邑城仍居防禦麻田池寧貴堡亦姑  
除入保邑城至江水冰合聲息緊急乃入保邑城虞芮趙明干  
堡既有內外城堡姑除入保邑城至江水冰合聲息緊急乃入



保邑城並力固守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曰今來平安道  
都節制使啓本內李滿住遣管下金納魯等六名乞糧於江界  
滿浦得此竊料本道與滿住居處相距遙隔遠來作賊似無可  
疑然恐或有因飢困歸順來款者今去事目看詳曲盡施行其  
事目與平安道事目同又下諭書于兩界觀察使○議政府據  
禮曹呈啓黃海道惡病興行擇針灸醫藥俱精者差教諭遣之  
隨證救治從之○乙亥禮曹判書李承孫啓 世宗大王十八  
年間傳旨及受教設提調別監纂集續成謄錄 上曰此事但  
裒集成法耳一二儒生足矣不必若是煩也令承政院議之左  
承旨鄭而漢同副承旨朴仲孫啓曰各年傳旨及受教散在議  
政府及六曹各司以一二儒生之力未易徵會撰錄今年事煩  
不為則已為之則須差提調別監參酌刪修庶可成書 上曰  
各處謄錄皆令 聚於承政院已聚後或設都監或命儒生隨宜  
處之而漢等曰若然則各司務煩未暇抄錄文書強徵之則各  
司自為詳之色其弊不貲 上曰兵要撰集幾畢此事付之集



賢殿何如而漢等曰集賢殿亦有堂上郎廳同加校正必善撰錄上從之承孫又啓世宗祔廟時配享大臣宜預先議定

上曰世宗朝無功臣令集賢殿考古制本殿即考歷代配享故事數條以啓即命令議政府六曹同議以聞○司諫院啓甌山縣令薛丁新宣川郡事南蒼均是一道守令今無故換差平安道今方失農迎送之弊不小仍舊何如且判禮賓寺事趙由信其祖母金氏有淫行為一司之長於義未便黃州牧使潘孝孫潛行田獵遠來時適值渡處水漲其從者多溺死初判官稱疾不行其子從孝孫行亦溺死本道雖或推問自相隱匿終未得情斯乃人命重事宜遣行臺推覈上曰由信其兄由禮曾經判通禮若臺省則不可至如禮賓寺雖為一官之長何不可之有蒼年老而武才短於丁新丁新年富而武藝優於蒼本道防禦深處尤緊議者以為當換差且兩邑相距幾何迎送之弊必不多也孝孫事予當商量仍傳教承政院曰失農道內行臺有弊使憲府移文推覈何如而漢仲孫曰移文推之得情為難



行臺往問則其效必速然黃海道失農者遣行臺舉道驍駭凡  
所施為掩護不暇救荒諸事必不措置姑令憲司移文推劾從  
之時持平文汝良適來啓事 上曰孝孫私獵還來其從者多  
為水漂沒憲府宜當移文推之汝良啓曰本府曾已移牒推問  
但是傳聞之事未即上達耳○倭井大良等三人來獻土物○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後殤內男子已娶及受職女子已嫁者  
服制一依禮文並以成人例給暇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千秋賀禮及拜箋時儀仗姑依 聖節拜表時儀仗名數紅陽  
繳一青鳳扇二紅鳳扇二紅蓋二金銀橫爪各一金銀鉞斧各  
一金銀立爪各一金銀粧刀各一令字旗二令威儀色製造未  
造前用青繳扇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吹螺赤即吹角人五  
司各領或多或少或無不均未便元加設並五十名每一領差  
二名其預差五十名亦每領分隸二名令領率護軍考其仕日  
報兵曹憑考叙用大平簫即吹大平簫人也元加設并二十名每司差  
四名預差二十名每司亦分隸四名其叙用之法一依吹螺赤



例從之○丙子司憲府啓臣等聞黃州牧使潘孝孫因私獵從者多溺死曾欲啓請遣行臺推問然一二人所言未可遽信姑令移文推之知其的實然後欲啓請耳昨日因諫院所啓令本府推覈臣等以為孝孫所犯苟非其真則安能播人耳目乎如此之事欲其除弊而以文字徃復推問則事涉稽緩未易得情若以行臺為有弊則差遣守令推問豈獨無弊乎雖不遣行臺其弊則一也須遣行臺庶可得情非特此道前者諸道行臺亦請發遣未得蒙允若從所啓必無孝孫之事矣願於諸道並令發遣上曰若等之言是矣然今年本道失農尤甚若遣行臺則守令不顧民事惟以掩護所犯為務救荒之事未能趁時措置其弊不貸依前教推問○承政院問安議政府遣舍人六曹遣禮曹郎廳問安上曰小瘡或濃潰或自消未可知也○咸吉道利城兩雹傷禾穀○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幼學金懼知聚生徒六十餘人教誨不倦依劉思德朴好生例叙用褒獎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率領議政府事沈溫墳墓祭器依三韓國大



夫人安氏墓祭器例古銅香爐鑰香合鑰栳鑰盞鑰鐔鑰瓶等器令工曹造給從之○丁丑王女卒年二歲宮人楊氏出也○議政府遣舍人六曹遣禮曹郎廳問安○忠清全羅慶尚道都體察使鄭奉啓一各道各官川防堤堰慶臣一一巡行親審為難請於忠清全羅道分遣從事官築城未赴役前巡行考察一戶曹會計付堤堰填塞作水田人及洩水起耕者以盜決河防條內盜決圩岸陂塘律論一堤堰秋冬之交修築以瀦雪水著在六典而未赴時修築貯水故當春水渴未能灌溉甚為不便其勸農色吏當該吏守令等以失時不修堤防律論一於水孔用木桶築之而空其中凡上中下三處隨水之多少而通塞之無使水口一決而不可復塞其下左右開溝引水或有水患隨其溝必洩之母令泛濫損田亦載六典而各官守令視為餘事置而不行如此守令以違令律論一守令及各人內三品以下收贖二品以上啓聞科罪如勸農色吏決杖從之○戊寅遣中樞院副使趙由禮如京師賀千秋節百官拜箋如儀○司憲府啓



曰臣等聞國家特築棘城使當領船軍拾石黃海道連年飢饉加以疾疫民之流亡過半况本道山田倍於水田而今年水田稍有穫秋之望山田則悉皆損傷饑饉尤甚雖曰當領船軍離家而戍浦若戍浦則羸糧猶簡拾石力役最重其羸糧豈如戍浦之時乎若有門庭之寇則關防之築宜汲汲為之時無急警而役饑民何如請停之且聞本道移鎮之議移鎮利害臣等未知矣然移鎮大事不可在歉年而舉行請待有年而移之本府前者請於各道分遣行臺教曰守令聞行臺下畧掩護不法之事騷擾民間不無有弊夫掩護之弊一時小事而分遣行臺則於民必無弊矣且行臺事件務為至簡或三月或六月巡察已有定規請遣試驗 上曰拾石事本道監司請停之當更擬議施行移鎮事贊成鄭奉審其便否而移之然邑鎮不可遽移當使民預知其由而為之也行臺事予亦不忘然姑從之○初忠義衛李德平等上言臣等祖父有推戴以開國者或有扶翊以定社者或有夾輔以佐命者結帶礪之盟霈殊尤之澤誓至子孫



母或相忘歲丁酉錄三功臣嫡長不次除授明年又為衆子孫  
設忠義衛分番宿衛輪次除授丁巳 世宗大王又念宿衛雖  
久遷叙或滯迺立適兒之法給四品一五品二六七品各三八  
九品各四考仕遷轉俾免淹滯然而本衛子弟日衆不拘額數  
加入故數至二百餘人較之初給適兒之時已加一分矣以前  
銜宿衛或七八年或十許年尚未遷叙者頗多今又令嫡長子  
孫合屬而但 十七適兒用兩都目則窠闕甚窄遷叙益遲伏  
望 主上殿下念列聖矜恤之仁察臣等淹滯之歎令各品加  
給適兒或依別侍衛甲士例用四都目遷叙臣等又念四品以  
上以前銜宿衛滿三十朔則加資未滿三十朔而口傳或東班  
叙用則不得通計前朔加資五品以下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三四年宿衛未蒙遷轉之前口傳或敘東班則不計前朔虛  
棄前功實為可憐本衛亦是口傳之所乞依他口傳例使皆通  
計前朔加資上下其書至是議政府吏兵曹同議啓曰忠義衛  
去官適兒都目已有成法時仕元額亦不過多又東西班迭用



仕途多端固無淹滯之時且東班叙用之時不計前朔他軍士  
皆然獨於忠義衛通計未便從之○平安道義州定寧朔州曰  
城碧潼渭原理山江界慈城虞芮閭延茂昌咸吉道鏡城以北  
及甲山三水外其餘各官赴任守令除給馬下三道挈家赴任  
鎮兵馬諭節制使堂上官外亦除給馬○豐儲倉副使尹增以  
嘗為監察於典農寺誤出金價罷職至是謀欲免罪矯飾上言  
托言各司弊瘼密封以進 上覽之曰如此之事例當擊鼓增  
乃上言有違大體宜劾其罪乃下司憲府○忠清道鎮岑懷德  
公州地震○平安道觀察使啓本道今年農事不實考滿守令  
及連三中間四中守令等適差則新舊相推救荒諸事必不用  
心布置且又迎送之弊不貲乞上項守令等姑令仍舊救荒有  
成效則其連三中間四中守令仍任勸勵命下吏曹○庚辰司  
憲府啓今據慶尚道行臺監察宋文琳啓本忠清道都節制使  
辛慶康私役官奴婢之罪則當行移推劾矣尚慶道節制使辛  
叔晴遠離營鎮聚軍私獵杖殺百丁李生靈山縣監趙寶仁以



叔晴為縣土姓堂上官給官婢欣加伊叔晴受之所行貪暴李  
生牙於乙祚於里金等受叔晴穀十三石綿布一匹不告其兄  
枉死之故實仁以公賤私自贈與又靈山縣嘗以官奴康吉給  
土姓判書宰引孫及率妻貞夫人薛氏因仍使喚大丘郡事李  
甫欽以日守朴貴生除名官籍令管家事並合抵罪然在赦前  
不可追論其貴生康吉欣加伊發還元籍於乙祚等受贈之物  
沒官徵叔晴埋葬銀給付李生之家且叔晴以已私事枉刑殺  
人殘酷莫甚拘於赦例不之罪則無所懲艾請追奪告身命勿  
論叔晴餘並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各浦所備救  
荒雜物內黃角椽實非徒險年可食之物請勿論豐歉備之從  
之○司諫院啓曰臣等聞使臣館頭目等以收馬事獨行于慕  
華館等處臣等以為彼人無通事出入殊失我朝尊待使命之  
義命承政院推之○慶尚道陝川草溪郡地震○是日靈旭進  
香于 輝德殿○癸未全羅道監司成奉祖進青琅玕二枚○議  
政府據兵曹呈啓黃海道禾穀皆不豐稔其烟戶軍五千名勿



令赴役且棘城西五里許古丹林驛下陳水田二十一結棘城  
東八里許院頭之地陳旱田二十結其地力可用請定為屯田  
之所農牛則以本道內牧場兒馬換得二十頭農器則以觀察  
使營會計付雜物貿易支給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火車  
禦敵攻守最緊之器請京中五十部平安道安州義州各二十  
部朔州江界寧邊各十五部咸吉道都節制使本營及吉州會  
寧鍾城穩城慶源各十五部慶興富寧各六部慶尚左右道節  
制使本營各二十部巨濟南海泗川鎮東萊鎮熊神鎮各十部  
延日鎮寧海鎮各五部全羅道都節制使本營二十部順天鎮  
興陽鎮茂長鎮扶安鎮沃溝鎮珍島各十部忠清道都節制使  
本營二十部藍浦鎮尊城鎮各十部定式造作以備不虞從之  
○乙酉韓宗德劔之長孫主韓氏之祀者也曾犯罪收職牒至  
是上言請奉先祖神主歸咸興不允○命左贊成金宗瑞兵曹  
判書閔伸叅判黃守身訓鍊觀提調李渲都鎮撫金孝誠領各  
色軍士以新制陣法閱兵于東郊二日○丙戌黃海道鳳山江



陰雨雹傷禾穀○賜安平大君瑑鞍具馬一匹左議政皇甫仁  
兵曹判書閔伸都承旨李季甸馬各一匹以瑑伸季甸嘗祈雨  
興天寺仁祈雨 宗廟也○諭平安道都觀察使趙瑞安曰今  
畝差官鄭自泮來啓清川江以北義州以南州縣全失農業大  
小豆亦因雨水全不結實安州以南農事亦不實且義州邑城  
周回一萬八千尺內去春改築八千尺並皆頽落只將前定軍  
四千名未易畢築予念今年其道農事不實築城之役宜悉停  
罷然義州上國連境初面之地其城頽落處當汲汲改築姑罷  
龍川城修築之役其監築差使貞及都鎮撫李宗孝遂以其軍  
二千名移赴義州并力改築且恐失農軍民齎糧不敷將義州  
附近州縣軍資以還上擲節分給不至饑困及期畢役又以是  
意諭右道都節制使李昇平及都體察使從事官金光晬○義  
禁府提調朴從愚韓確趙惠季思哲將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金  
瓘妻今伊辭連各人罪日以啓曰初今伊率其婢善恭三月二  
人到曹變安空家言於守家女奴栢伊曰我是汝主族人也汝



非粟伊母乎我欲汝家便旋栢伊邀入于內今伊婢保全曾與  
栢伊相知故以栢伊女子粟伊名諭善非又變安家近牙僧女  
內隱今家今伊佯如廁久之密遣善非給內隱今云欲買匹段  
內隱今賣匹段六匹偕至今伊坐於家內令善非出入評價又  
請出栢伊參議其價蓋欲使內隱今見栢伊與議而信其已之  
為家主也又栢伊在其側則名善非曰汝當出問內隱今今來  
匹段皆非前日所見也前所見匹段安在又欲使栢伊信其已之  
與內隱今為舊相識也善非佯應而出至內隱今處則不之傳  
焉俄而栢伊適因事往隣家今伊與善非謀約內隱今日今日  
家翁不在未敢交易汝匹段姑留此今夕明朝中更來內隱今  
信之乃去今伊度內隱今已遠方出栢伊至自隣家見之曰其匹  
段事何以處之而歸乎今伊答曰將更議交易遂去既夕內隱  
今來尋匹段但栢伊在未知今伊為何許人也內隱今姪子貴  
同縛栢伊家拘留詰問盜匹段者名其夜栢伊死遂下本府  
囚內隱今貴同推覈乃因今伊族人家婢巫女所告始知今伊



所為並同謀婢保全三月善非繫獄鞫之三月初辭云此匹段  
乃我主買於內隱今者不服旁有保全密與三月言曰何不  
實告三月遂服保全初辭云貴同我奸夫舉府疑貴同保全相  
謀偷取遂殺栢伊以掩其口杖訊頗多保全中變其辭曰我初  
怵於威脅誤以貴同為奸夫也我奸夫實非此人其名偶同耳  
本不與此人相奸相謀杖貴同九次尚不服栢伊之死竟未待  
清臣等意以謂栢伊以刀刺額下死於貴同家若貴同殺之則  
何必自家內殺之乎且貴同家四隣相逼接屋連瓦儻或恟殺  
其人不應默言而死豈無呼號聲聞于隣家乎栢伊迫於酷問  
自刎而死亦或然也况貴同杖訊九次刑則極矣似不當加問  
且金活柳澗生俱是金瓏妹夫初瓏封匹段六匹請置澗生之  
家留數月間生疑之謂瓏曰此得之何處瓏曰慶州妻母所贈  
也澗生詰之曰此匹段色與數正似國家所推匹段也母隱瓏  
曰是妻之所為不忍告訴澗生曰予將訴焉瓏曰然則陷同生  
也澗生曰其亟遷之瓏移置活之家今杖活三次活每曰澗生



既知而不納予亦知其實則何故獨為之納乎初只見封裏請  
接耳實未知封內匹段數與色為何如也臣等亦以為活之言  
然也活若知其情則何為納澗生之所不納乎且活年甫十九  
氣力未健若杖之愈深則恐或隕命繫獄經春夏酷熱老獄已  
成艱苦莫甚臣等實不忍繫滯之久也潛思熟慮無由現推  
上曰保全貴同之間容有可疑處然卿等云未易現推姑從時  
推畢之今伊都官正郎崔珉之女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忠  
清全羅慶尚道都體察使鄭萃啓本內全羅道各官城子巡行  
看審初不依法築之皆不合規式其中仍舊各官及退築各官  
與須要改築各官磨勘謹具以聞仍舊順天府邑城周回三千  
三百八十三尺高十二尺女牆高三尺敵臺六城門四其中二  
門無擁城女牆五百十四城內井六池八海子周回三千七百  
一尺樂安郡邑城周回二千八百六十五尺城高平地則九尺  
五寸高處則八尺五寸女牆高二尺五寸敵臺十二內未築八  
門三無擁城女牆四百二十城內井二小池二海子未鑿寶城



郡邑城周回三千尺城高平地則八尺高險處則七尺女牆高二尺無敵臺門三無擁城女牆五百三十九城內井二泉二池一海子未鑿靈巖郡邑城周回四千三百六十九尺城高平地則十二尺高險處則九尺女牆高三尺敵臺六門三無擁城女牆六百三十九城內泉二海子未鑿光陽縣邑城周回一千八百十二尺高七尺六寸女牆高三尺敵臺九內未築七門三無擁城女牆三百七十四海子周回一千九百九十五尺興陽縣邑城周回三千五百尺城高平地則十二尺高險處則九尺四寸女牆高三尺敵臺十一門二無擁城女牆五百七十四城內井五海子未鑿務安縣邑城周回二千七百尺高十一尺女牆高三尺敵臺七門三內二門無擁城女牆四百二十七城內井二泉二小池一海子周回二千八百九十三尺康津縣內廂城周回二千二百二十五尺高十尺八寸女牆高二尺四寸敵臺八門四有擁城女牆四百四十三海子周回二千五百九十七尺城內井四萬頃縣邑城周回二千八百二十尺高十二尺女



牆高三尺敵臺四門三無擁城女牆四百五十三海子未鑿城  
內井三臨陂縣邑城周回三千九十五尺高十尺女牆高三尺敵  
臺九門三內一門無擁城女牆四百三十九城內井七池二海  
子周回三千七十五尺咸悅縣邑城周回三千四百八十五尺  
高十一尺女牆高一尺五寸或二尺敵臺十六門二有擁城女  
牆五百五十城內井二小池一海子未鑿退築古阜郡邑城周  
回一千八百三尺高九尺女牆高三尺門二無擁城又無敵臺  
女牆三百三十五城內井四小池一海子則城基高險難鑿茂  
長縣邑城周回一千四百七十尺高七尺女牆高一尺門二有  
擁城海子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七尺無敵臺女牆四百七十一  
扶安縣邑城周回一千五百尺高七尺女牆高一尺五寸無敵  
臺門二無擁城女牆二百五十城內無井泉海子則城基高險  
難鑿沃溝縣邑城周回一千五百十一尺高九尺女牆高二尺  
無敵臺門三無擁城女牆二百城內泉一海子則城基高險難  
鑿改築長興府邑城周回六千四百尺城高平地則十尺高險處



則五尺絕險處則四尺女牆高二尺或一尺敵臺二女牆九百  
十六門三內二門無擁城海子城基高險難鑿靈光郡邑城周  
回二千七百十二尺高十尺女牆高一尺六寸敵臺二門三內  
二門無擁城女牆四百六十二城內泉六海子未鑿羅州牧邑  
城則築之已久並皆不用曾以其官軍人始自北面改築六百  
尺矣然其地臺及內面填土並不依法築之况其邑內民戶數  
多其城基更以七千尺為定龍安縣城基二千七百九十七尺  
時築城高或七八尺或四五尺然其築基不堅固傾危之處居  
多况民居僅百八十戶而城基廣闊故更以二千四百尺為定  
興德縣邑城周回一千七百四十七尺高六尺八寸女牆高一  
尺八寸無敵臺門二無擁城弓家三百三十海子城基高險難  
鑿右城內險隘官舍設置為難以舊城東隅連接二千五十尺  
更加審定上項各官城子依啓本施行但興陽鎮城則曾於正  
統十年五月都巡察使啓請移設佐催洞今其便否都體察使  
親審啓聞後更議施行 從之○丁亥議政府遣舍人啓曰司



憲府請辛叔晴之罪特命勿論臣等謂率軍私獵枉刑殺人罪固不小只以事在赦前不可科罪故臣等前日請依憲府之言追奪告身 上教乃曰赦者所以蕩滌瑕咎也追論罪之其可乎况又追奪告身非抵罪而何更議以啓臣等聞命思之叔晴本放縱無忌憚者也今又不法若此且頃者尹處信為珍島郡事以非法杖殺部民會蒙赦宥其時憲府啓請收奪告身請依此例施行且黃海道都體察使鄭萃所啓革康翎鎮移本鎮郡人守棘城事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金宗瑞右參贊許訥曰 世宗朝革永康鎮置康翎鎮熟議為之不可遽革如不得已而革之則今年本道失農若加以播遷之苦實非細事姑待明秋左參贊安崇善請從萃議宗瑞又曰 世宗朝臣為舍人時置康翎鎮移永康民於康翎議者以為革邑移民其弊不小欲還永康民於本土永康民上言曰既已遷居不欲還也命遣右參贊曹備衡往察情願備衡受邑人署狀而來皆願還永康 上曰初以不欲還永康上言尋又署狀欲還不日間



變辭煩達甚可憎也乃遣臣復問則皆曰曹叅贊下界時無有以願還舊居告狀者但聞海州人金有麟與鄉吏共謀為署吾等名告狀耳臣將此以啓乃收奪備衡告身罪有麟等有差當初如此熟議置鎮今不可遽革也 上曰辛叔晴之事當依所啓康翎鎮事欲其姑停待明年為之歟欲終不可革歟若終不革則棘城守禦軍從何處出乎更議以啓○命禮曹叅判鄭陟奉常少尹閔瑗直集賢殿河緯地校定祔廟儀○司憲府請辛晉保趙寶仁之罪依律杖一百且依六典及教旨論以賊吏上從之但晉保止收告身○戊子左副承旨姜孟卿將義禁府推金瓘啓本以啓曰獄雖已讞臣意以為猶有未盡也竊匹段者雖已得之栢伊致死之由尚未得情如此人命重事不可置而不推也 上曰予意亦然但義禁府提調謂難以得情故耳孟卿曰臣意今伊訊杖才一次當加五六次此女一至曹變安空家竊取匹段略無畏忌女雖姦狡然必有導之者焉且栢伊死於貴同家貴同內隱今之子也保全初以貴同為奸夫後以



貴同為他人其名偶同耳此亦有可疑焉豈宜以貴同受杖九次為極刑而終不復問也金活柳澗生姑先決遣其餘當更鞫以得其情都承旨李季甸等啓曰宜令承旨臺省雜治之庶可得情於是 上謂孟卿曰爾與臺省往鞫之且曰內隱今衰弱貴同已加訊杖九次不宜遽加刑杖當更徐徐審察然後乃加拷訊○己丑議政府遣舍人啓曰前日康翎鎮事令臣等更議臣等以為康翎之傍登山串海寇初程不可無關防 世宗朝熟議置鎮今日不可輕議且曩聞大內殿有言對馬島本朝鮮之地我興兵往伐朝鮮挾擊之以為牧馬之島可矣今又有對馬島欲與大內殿相戰整齊軍兵之語若大內殿不勝則已勝則彼島倭必為窮寇散漫浮海彼此作耗况對馬島隔在日本為我國鎮防者多矣今若不勝則豈無唇亡齒寒之理如此則倭變有無亦未可知此鎮尤不可輕易革之也臣等參詳本道侍衛正軍三千四百餘名奉足五千一百餘名以本軍二三百名酌量定額相適守禦康翎鎮勿令革之為便安崇善曰臣前日所啓欲從



奉議者以棘城守禦軍無出處故也若以待衛正軍赴防則康  
翎何必革除又有獻議兩界防牌六十元不上番仍在本道防  
禦至於去官移屬別軍則京中番上例也今設新銃筒衛則別  
軍似為不緊兩界赴防人數不敷請自今雖去官人除屬別軍  
或稱銃筒軍或稱正軍各於本道仍在赴防其已曾去官屬別  
軍上京者亦令兵曹推刷還入送戍禦為便皆從之○庚寅  
知春秋館事金宗瑞等進新撰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  
九卷年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其進箋曰臣等竊聞新  
柯視舊柯以為則後車鑑前車而是懲蓋已往之興亡實將來  
之勸戒茲紬編簡敢瀆冕旒惟王氏之肇興自泰封以崛起降  
羅滅濟合三韓而為一家舍遼事唐尊中國而保東土爰革煩  
苛之政式恢宏遠之規光廟臨軒策士而儒風稍興成宗建祧  
立社而治具悉備宣讓失御運祚幾傾顯濟中興之功宗拓再  
定文闡大平之治民物咸熙迨後嗣之昏迷有權臣之顛恣擁  
兵而窺神器一啓於仁廟之時犯順而倒大阿馴致於毅宗之



日由是巨姦迭煽而置君如綦奕強敵交侵而刈民如草菅孝  
順定大難於危疑僅保祖宗之業忠烈昵羣嬖於遊宴卒構父  
子之嫌且自忠肅以來至于恭愍之世變故屢作表微益深根  
本更感於偽朝歷數竟歸於真主我 太祖康獻大王勇智天  
錫德業日新布聖武而亨屯艱克綏黎庶握貞符而乘乾御肇  
造邦家顧麗社雖已丘墟其史策不可蕪沒命史氏而秉筆做  
通鑑之編年及 太宗之繼承委輔臣以讎校作者非一書竟  
未成 世宗莊憲大王適追先猷載宣文化謂脩史須要該備  
復開局再令編摩尚紀次之非精且脫漏者亦夥况編年有異  
於紀傳表志而叙事未悉其本末始終更命庸愚俾任纂述凡  
例皆法於遷史大義悉稟於 聖裁避本紀為世家所以示名  
分之重降偽卒於列傳所以嚴僭竊之誅忠佞邪正之彙分制  
度文為之類聚統紀不紊年代可稽事迹務盡其詳明闕謬期  
就於補正嗟王署鉉繫之未訖而鼎湖弓劍之忽遺臣宗瑞等  
誠惶誠恐稽首稽首恭惟 王上殿下誕紹宏圖增光洪烈惟



精惟一聖學極於高明丕顯丕承至孝彰于繼述念前事之未  
就令微臣以責成臣等俱以謏才叨承隆寄採裨官之雜錄茲  
秘府之故藏祗竭三載之勞勒成一代之史稽遺迹於前代僅  
能存筆削之公揭明鑑於後人期不沒善惡之實 上曰春秋  
館撰史祗一二度未有如卿等之速成也如此大典曾未數歲  
善撰以進予甚嘉之遂命饋之仍謂宗瑞等曰春秋館事已畢  
乎宗瑞等啓曰此全史也當節其煩文編年紀事庶可便於觀  
覽耳 上曰然其速纂修○忠清全羅慶尚道都體察使鄭奉  
養程為審定城基也○辛卯視事大司憲鄭昌孫啓兵曹專揔  
軍務日用之事甚煩判書閔伸以司僕提調又兼繕工未得常  
仕本曹務多廢弛若伸於繕工司僕不可無也則適兵曹於兵  
曹不可無也則適他務使專其任 上曰 世宗朝伸以兵曹  
兼繕工提調兵曹總軍而繕工役軍出一人之手而辦事則事  
無遲緩庶合便宜此深意也然更商量昌孫又啓議政府共天  
位治天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任重矣以右贊成鄭奉為繕工



提調董治工役至于僧舍亦且監造殊失大體請遼繕工提調  
上曰卿言是矣然二相非是政冬之例雖兼繕工似無妨焉昌  
孫曰政府堂上皆是一體不可以二相區別至於四宰乃亦一  
體何分之有○輪對○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曰康翎鎮海賊初  
面防禦最緊不可輕易革之黃海道侍衛正軍內棘城鎮附近  
各官住居京侍衛不合人三百名抽出本鎮定屬他鎮赴防  
例分番更守 從之○壬辰視事輪對御經筵同知經筵事刑  
曹叅判安完慶啓近來盜賊滋甚請試刑足之典何如上曰  
必以近來多赦故耳且此法難以遽行姑觀二三年可也○兵  
曹啓濟州土官百戶千戶安撫使擅便除授實為未穩乞依元  
典安撫使望報兵曹兵曹依平安咸吉道土官例啓聞差下  
從之○司憲府啓平安道三和縣虎島露積米豆因雨漏為半  
朽損前後等當該官內監司朴以昌則待回還當劾監司韓確  
首領官金孟金安民差使貞咸從縣令朴參龍崗縣令李漢誥  
姜孝忠甌山縣令全玄老三登縣令金思義都轉運使高得宗



從事官文松壽等不用心措置看守以致腐朽並皆不當然事  
在赦前不得追論今監司趙瑞安則三和縣令將露積雨漏弊  
因再報瑞安不即啓聞亦為不當請 上裁之且其虧損米穀  
於當該官吏及監考等依數追徵以戒後來 從之命罷漢謙

參孝忠思義松壽職以昌瑞安確得宗勿論玄老安民益曾已  
罷職亦勿論○刑曹啓慶尚道丹城住船軍金比等錄其本官  
守令過咎訴于憲府皆非自己冤抑之事也雖事在赦前不得  
科罪請於平安道博川以北全家入居以懲後來 上曰若愿

惡鄉吏謀害守令事則不計赦之前後而繩其罪矣今金比等  
事非此之例也安可以赦前之事而全家入居乎 不允○儀  
注詳定官啓 昭憲王后祔 宗廟文昭殿時前後部鼓吹減  
世宗大王大駕鹵簿之半御馬於大駕御馬十八匹減半用八

匹除青繡鞍馬四匹輿輦升降時用行障四具坐障二具命除  
行障坐障餘皆 從之○癸巳親閱于箭串平用新撰陣說命

花川尉權恭為左廂大將中樞院侍李澄石為右廂大將左右



廂作互相攻戰勝敗之狀左議政皇甫仁左贊成金宗瑞六曹  
臺諫各一員隨駕閱罷軍士皆賜酒還駕途中駐輦觀甲乙槍  
日晡還宮○甲午視事執義朴彭年啓今本府分棟妻妾父子  
之事甚多其源乃因爭奴婢田土家舍財物而然也以此骨肉  
相殘風俗薄惡誠非細故臣以為嫡室本息及妻子息處奴婢  
分給之法國有常典其父以一時憎愛不如國法而失序分給  
若有如此而文契不明者請依成法官作財主分給 上曰不可  
率爾而答予更商量彭年又啓黃州牧使潘孝孫所犯文移推  
覈而時未回答然本道監司關內稱孝孫坐人物四名致死已  
曾推覈以此計之其因田獵而致傷人命明矣今當救荒物件  
考察準備之時孝孫必不盡心布置宜當改差况此人其於武  
才雖曰可用臨民之才則不優 上曰爾言是矣彭年出 上  
謂承旨等曰官作財主分給之言何如都承旨李季甸等曰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其奴婢分給父母雖以一時之憎愛多少不  
均豈違父母之命而官作財主分給乎宜從父母之命而做司



詳辨曲直分棟決給也。上納之仍謂曰孝孫則宜改差。○輪對御經筵。○司憲掌令姜希顏啓曰辛晉保罪名非一而只收職牒未便。上曰職牒已奪復何罪之。希顏更啓曰晉保既奪竹林之田又將船隻米穀遺本鄉靈山守趙寶仁又昌原金海等處煮鹽販賣又多率子弟橫費公廩又送獐一口於靈山代納貢脯受吐木於民間燔瓦造家又君父重喪娶新妾於密陽又率京妾皆置軍門尚無畏忌以至官軍莫不效尤率妓上下宣淫橫恣莫甚今也拘於赦前但追奪告身無由懲戒同一罪也而受者寶仁以賊坐罪與者晉保獨不坐臣等恐刑罰輕重有未平也事在赦前雖不加罪依宋太祖故事不復叙用罪干代納復不叙用亦有令甲本人所犯不復叙用之罪有二。上特從末減者意以為此武人也惜其才而欲復用也然在今日依法懲惡後日有可用之事特恩叙用夫豈難哉。上曰若等亦知復用何必今日以永不敘論之。若已料復用而科以不叙之罪是徒事虛文耳希顏更啓曰此人之罪本非狂妄誤犯



實是荒淫故犯後雖復用在今日當以不叙科斷於後日特恩叙用不是虛文也 上曰若等之言善矣然論以不復叙用固不可也○上傳教承政院曰昨日觀習陣新法節目無少差謬其兩廂訓導李場金有銑及其他訓導等論賞何如本院啓曰上教允當李場金有銑皆陞資其餘各人自願加資者加資自願受到者給到為便左承旨鄭而漢曰武班年老氣衰則無用須及膂力方強之時擇其可用者而用之可也今之兩廂訓導等年少有才皆是武班中之將來可用者也因其新陣練習之功而加職勸勵以為他日之用幸甚 上曰其令兵曹磨勘○乙未前此都承旨李季甸將鄭道傳等修高麗史賜物教書以啓曰修史褒賞前有此例且歷代亦多有之今高麗史畢修以進乞 睿裁施行命季甸更歷考前事以啓至是季甸啓曰臣謹考玉海貞觀十年正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等撰成周梁陳齊隋五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宋祥符八年王旦等上太祖太宗史目錄一卷帝紀六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優詔答之加旦



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竦崔遵度並進秩賜物  
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亦賜之資治通鑑勅司馬光修資  
治通鑑成事云云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輝緝綴成一家之書  
褒貶去就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  
帶鞍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氏族大全元豐五年曾鞏與李清  
臣王存等修史上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為史  
官修撰史成上賜龍衣金帶擢試中書舍人太祖朝賜鄭道  
傳教書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云云今賜卿內廐  
馬一匹白銀五十兩段子一匹練絹一匹至可領也世宗朝  
權躡等修高麗史以進堂上無賜物三品以下文官加資綱  
目通鑑訓義撰集時臣季甸及金汶等超資李思哲崔恒等加  
資撰畢後並皆加資治平要覽撰集時三品以下文臣三次加  
資臣觀歷代諸臣修史以進或優詔答之或賜物進秩然賜詔  
事涉虛文前此本朝賜几杖例下教書大臣上辭箋皆以教書  
批答世宗大王以為虛文而罷之今以史成下教書不必為



也如今入朝奉勅祈雨得雨一時小事尚且賜物以賞之況此高麗史改其編年之法以效馬史之體為世家志表列傳總百餘卷將垂後世臣疑其不可無賞也乞堂上官以上 睿裁量賜三品以下加資雖當時不仕春秋館者以預修撰者俟宋朝王欽若等預修故事施行以酬其勞何如 上曰賜綠帛時方國喪不宜也差賜鞍馬為便三品以下宜加一資乃賜左贊成金宗瑞工曹判書鄭麟趾右叅贊許詡藝文提學李先齊等各鞍具馬一匹副提學辛碩祖馬一匹漢城府尹金鉞大司憲鄭昌孫副提學崔恒等嘗預修亦各賜馬一匹其時仕纂修及嘗預修三品以下官令各加一資○傳教承政院曰兵曹叅判黃守身近日習陣專掌指揮無差謬之事亦賜馬以賞之何如僉曰上教允當於是賜守身馬一匹○北郊祭築壇可當慶令禮曹與風水學提調奉常提調審定○九月丙申朔 上詣 輝德殿行朔祭○御經筵始講大學 上自少力學孜孜在東宮講四書五經左傳大學衍義循環至四五度以至綱目宋鑑等



書無不進講又於燕閒諸史子集亦皆歷覽極其精博而尤邃於性理之學其教為文章亦簡古凡傳旨諭書之關於大體者必手製以下又善草隸人得寸紙隻字者爭寶之然每令小宦收拾不欲人見之至是畢講大學衍義經筵官請曰 聖上學問已高然聖賢千言萬語莫過四書五經不可汎講雜書請更以四書五經循環進講 上從之乃令經筵官讀而聽之後謂近臣曰近觀近思錄四書乃知聖賢之言有味○慶尚道玄風縣大雨雹傷禾稼○丁酉罷平安道監司趙瑞安都事李英者以朴以昌赴京時濫贈糧米因以轉輸護送軍馬多溺鴨江也○以盧叔全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蓄李鳴謙並僉知中樞院事李堅義司憲掌令鄭而漢平安道觀察使柳之禮黃州牧使高麗史纂修三品以下官仕滿五朔者及習陣訓導官並加一資 上謂而漢曰比來平安道凋弊今年民失農業命卿為監司而漢啓曰臣授重寄恐不稱職以累 上德上曰如此謹慎則於平安一道何有而漢性便敏善事權貴遂知名於世驟遷左



承旨會趙瑞安罷以而漢慣兩界之事特拜之而漢因築城往來兩界歲至再今粹為統察一道榮之然自以不得為都承旨為恨○司憲府啓曰今聞使臣之還欲進海青臣等伏觀 皇帝即位詔節該珍禽奇獸自今勿獻敢有來獻者悉治以罪詔書如此其嚴雖以海青付使臣以進 皇帝之旨尚未可知也上曰若等未知此意也今之進鷹不得已也○命知承文院事金淡注新撰兵要仍教曰可注處更加詳入毋繁令人易知耳○戊戌視事大司憲鄭昌孫啓辛晉保之罪永不叙用者非一條雖以為有武才特從末減然不懲戒則何畏乎法此日罪之後日用之可矣 上曰晉保餘罪皆少但吐木一事誠有罪焉昌孫啓吐木收納船隻與他使軍人莫益轉販國喪娶妻及餘罪無非橫恣乞依宋太祖故事律以賊吏永不叙用以戒後人上曰晉保時方所用也將復用之則今何必律以不叙乎昌孫啓古人有布衣而入相者今晉保雖以不叙科罪後日苟有可用事則特舉而用之何妨 上曰予將磨勘昌孫又啓李澄



石為一道處置使受道內梁山土田適以赦前蒙宥其田仍給未便 上曰此乃宥旨前事其時未現推何至今日更論昌孫啓澄石貪求至此不可不懲請沒其田入官 上曰赦前事追論還奪豈其可乎昌孫啓若是則彼必為君之賜也益加放恣何所懲艾竟 不允唯命晉保不叙○輪對御經筵○傳旨兵曹曰內弓房助役軍器監良人弓匠五人既不得用本司仕到其給司勇遶兒一相遠除授○巳亥視事左副承旨閔騫啓曰忠清道監司以清州水高地屢被水患請築坊 上曰若水高屢溢則人豈得寧處遷邑則難前此有請築坊者是邑耶皇甫仁啓前此所啓者乃尚州也凡有水災各官遷邑之勞反有甚於築坊故人皆重遷姑令築堤坊水為便從之司憲執義朴彭年啓許安石有妾子曰毛知里任錦山時令赴學鄉校安石死其妻李氏以為非安石子本府覈之累年不決若真是安石之子而為收養所誣不得明焉關係非輕請下義禁府令三省同問 上曰安石生時有為子可驗契券乎彭年對曰無有 上



曰父死之後以難明之人強為其子尤為不可以問皇甫仁對曰安石家素饒財貨今其妻似為收養所誤付義禁府推明為便○輪對御經筵○御序賢亭觀領率護軍等二十人騎步射○平安道監司馳書承政院曰今觀左右道軍額右道稍多然李滿住等屯據密邇左道若連結海西入寇則軍勢單弱右道所抄甲士悉令左道赴防以備不虞上曰前此重右道者無乃以巨盜所至而左道不過小賊路歟其令兵曹與議政府擬議以聞○平安道肅川永柔兩雹傷禾稼○庚子大雷電以雨○視事兵曹叅判黃守身啓本曹專掌軍務且兼政事事劇務煩官吏舉案失措未及致詳而事多錯誤今加設郎廳以為非古制而不可則如禁松木及軍士取才等事移授他司加設胥吏以掌之本曹則但掌除授出納軍令何如上謂左贊成金宗瑞曰予亦以兵曹事劇果有處事之失禁松木事使禮曹掌之何如宗瑞啓禁松木禮曹固不可為之兵曹則足任使令故可堪此事唯軍士取才臣意以為今吏曹除授之人皆禮曹取



才移送吏曹而吏曹但除授而已昔有兵曹有義興三軍府三  
軍府則專掌取才兵曹則但任除授今中樞院亦是三軍府其  
可任堂上上裁落點與都鎮撫同試軍士移送兵曹亦或可矣  
上曰徃政府更議以啓○輪對御經筵○安平太君瑢承命  
徃俗離山福泉寺蓋僧信眉所住也世宗為此僧重創功既  
訖故徃觀之○京畿安山廣州兩雹傷禾稼○忠清全羅慶尚  
道都體察使鄭奉啓慶尚忠清道各官城子其初不依法築之  
故並皆不合規式然其中仍舊各官及期改築各官隨後可築  
各官與退築各官等磨勘謹具以聞仍舊慶州府邑城周回四  
千七十五尺高十一尺六寸女牆高一尺四寸敵臺二十六門  
三無擁城女牆一千一百五十五城內井八十三海子未鑿金  
海府邑城周回四千四百八十八尺高十三尺女牆高二尺敵臺  
二十門四有擁城女牆九百三十一城內川一井二十八海子  
周回四千六百八十三尺昌原府內廂城周回三千七百七十  
五尺高十二尺六寸女牆高一尺八寸敵臺十二門四有擁城



女牆六百三十五海子周回四千六十尺城內井七昆陽郡邑  
城周回三千七百六十五尺城高平地十二尺高險處九尺或  
七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十三門三有擁城女牆五百十四海子  
或鑿或未鑿城內泉三井三機張縣邑城周回一千五百二十  
七尺高十一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六門三有擁城女牆三百八  
十三城內井一掘深二十尺水深一尺城外防川鑿城引入作  
池貯水深一尺海子未鑿東萊縣邑城周回三千尺城高平地  
十三尺高險處十二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十二門四有擁城女  
牆五百十三城內井六海子未鑿固城縣邑城周回三千十一  
尺高十二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十二門三有擁城女牆五百七  
十五城內井四南海縣邑城周回二千八百六尺高十二尺女  
牆高三尺敵臺十三門三有擁城女牆五百五十三城內泉三  
小渠一海子周回三千三十七尺河東縣邑城周回二千九百  
四十三尺高平地八尺高險處七尺女牆高三尺敵臺十一內  
已築四門三有擁城女牆五百八十八城內泉五池一海子未



鑿及期改築蔚山郡內廂城周回三千七百三十二尺高八尺  
女牆高三尺敵臺二十一內未築三門四有擁城女牆九百八  
城內井十一泉三海子或鑿或未鑿泗川縣邑城周回三千十  
五尺高平地十一尺五寸高險處十尺五寸敵臺十五門三有  
擁城女牆五百八十城內井七海子未鑿鎮海縣邑城周回一  
千三百二十五尺四寸高七尺四寸女牆高三尺敵臺六內已  
築三門二有擁城女牆三百八十二城內井一井底有石不能  
深鑿旱則乾渴城外五里許防川鑿城引流隨後可築晉州牧  
臺石在前城基三千尺今加二千尺密陽府邑城基周回四千  
七百十三尺咸安郡邑山城舊基并退築處周回四千尺梁山  
郡邑城基周回二千九百五十尺彥陽縣在前審定縣北山城  
基則非徒高險力役之難城內亦不宜民居故於邑城舊基一  
千四百二十七尺今加一千尺漆原縣在前審定城基則城高  
險狹隘非獨不宜設官舍民居亦且不合故於城基南洞新基  
四千七百尺審定忠清道仍舊庇仁縣邑城周回一千九百三



十三尺八寸高平地十一尺高處九尺女牆高三尺敵臺五門  
三內一無擁城女牆四百二十三城內并三海子周回二千一  
百五十二尺間或湮塞藍浦縣邑城周回二千四百七十六尺  
高十二尺女牆高三尺敵臺五門三有擁城女牆三百七十七  
城內泉二城外二里許防川鑿城引入作池貯水海子未鑿保  
寧縣邑城周回二千一百九尺高十二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八  
門三內一無擁城女牆四百十二海子周回二千一百九十尺城  
內并三海羨縣內廂城周回三千三百五十二尺高十二尺女  
牆高三尺敵臺十八內十六未築門四無擁城女牆六百八十  
八海子周回三千六百二十六尺城內泉三唐津縣邑城周回  
二千八百九尺高九尺女牆高二尺敵臺八門三有擁城女牆  
四百六十八城內并三海子未鑿沔川郡邑城周回三千二百  
二十五尺高十一尺女牆高三尺敵臺七門三內二無擁城女  
牆五十六城內并三海子或鑿或未鑿洪州牧邑城周回四千  
八百五十六尺高十一尺女牆高二尺敵臺二十四內十八未



築門四內一無擁城女牆六百八城內井二小川一海子未鑿  
退築林川郡山城周回二千八百四十一尺城高并女牆十四  
尺或十尺九尺七尺六尺無敵臺擁城城內泉二水源不足韓  
山郡山城周回二千二百五尺舒川郡邑城周回二千二百六  
十五尺高平地十二尺高險處九尺女牆高三尺敵臺十四門  
二無擁城女牆五百城內泉五海子城基高險難鑿隨後可築  
端山郡山城因所築年久並皆頽壞且城內險隘水源不足該  
官府為難扶餘縣山城因年久頽壞且無水源故於山城之南  
審定新基以為後日尺量改築之資牙山縣山城周回一千五  
百八十尺亦年久盡頽但有一井水源不足故其城南有水處  
并入審定從之○親扎救惡病議密示都承旨李季向其書曰  
今聞交河原平等處惡病浸洙其勢頗張而甚近於京畿萬一  
京中或有一人病體相似則其事不小必至於有遷都之議則  
設誰敢不可哉故救療此病不可不急或者以為聚合辟邪之藥  
為大香使於其處晝夜燒之則其氣消散或者又曰依藥佛法



水陸則其氣自滅又曰依常祭祀厲鬼之例遣謹慎之人而祭之則其氣自散予以為非惟黃海之病凡諸病之傳染者皆然初以饑饉寒暑之失中成為百端之病而其病之初如火之始然勢可滅矣及其病重如火之熾其勢盛張殺一人而慝氣漸大凝結不散觸於他人傳染漸廣如火之得薪延熨無窮此常理也豈必有厲鬼貪攬人命如虎食人似有情欲者哉然則以今得病之人推刷無遺聚置絕人之島優給衣糧藥物使不延及他人比如燎原之火除去延熨之草其害必有限矣此為上策但無遺推刷實難必不能行矣又有一論今夫山嶽一撮土之多及為山嶽則有神焉河海一勺水之多及為河海則有神焉至於日月不異於一塊水火耳至於高明正大則為鬼神之宗焉故鬼神體物而不遺有物則必有神故物大則神大物尊則神尊物善則神善物惡則神惡今所謂惡病之為物殺人己多延蔓千里豈無鬼神若戰亡冤魂所作則難必矣以為厲鬼所作則無疑矣故遣人祭其厲鬼不無有益焉抑又有一論蓋



良醫救病治心為先夫人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實造化之原故人心和則天地之心和天地之心和則厲氣自散和氣應矣今佛法入人耳目深著如醉水陸之設其處人心必悅安而依賴矣天地之和雖未必應一身之病或有瘳歇之理且心妄則無用同於木石誠則一一則無所不通故水陸之法雖曰異端致誠則一也有益之理亦不可知也况迫切之事固靡裨不舉於交河原平等處設水陸何如共議以為可則速行水陸以安其處人心然是事涉於恠誕雖將行之不可出自君上當密令禮曹報府然後啟聞行之仍教曰當議大臣姑言爾意季甸啓曰聚合辟邪之藥晝夜燒之雖或有其氣消散之理然辟邪之藥難繼安能家家晝夜消之乎水陸之事固非求福只為民病然事涉恠誕大臣等必有駁議厲祭之事依已成格例行之為便移置之事勢必難行令往議於政府大臣左贊成金宗瑞曰為民之事雖散千金不以為惜何計大香之難繼乎水陸之事人君求福而設之則甚不可也為民之事為之無妨昔臣為



咸吉道都節制使時有前後戰亡五百餘名之地人言天陰雨濕有啾啾之聲李迹謂予曰欲行水陸以禳之臣不禁之權克和為黃海道監司時於棘城拾戰亡骨百餘石燒之流之於水揚之於風請僧徒行水陸前有此事今亦可為厲祭亦可行也右議政皇甫仁曰雖有此病未聞士族相染者也所染者特飢餒不實之人也水陸異端之事不可為也只行厲祭為便大香之燒貴藥難繼亦不可為也遷置之事擇而遷之則有父母妻子相離之苦並其無病父母妻子而遷之則亦有怨氣此事亦不可為也左叅贊安崇善右叅贊許詡議大槩與仁同但崇善曰大香雖是貴藥為民之事為之為便詡曰雖曰士族不相染然黃州判官申安善之死人頗疑之不可保謂士族不相染也李甸回啓命台議政府仍引見李甸曰所深特飢餒不實之人此言非是人生百歲之內充實豈如一樣必有不實之時病氣相屬何能免之此不通之論也焚香不如飲藥黃海水陸之事予亦聞之其後疫氣稍歇雖是誕妄人心所向為之何如厲祭



行之亦可其更議之仁等議曰大香焚燒勢所難繼昔日昌天  
使出來時一行頭目多有身死者命劑辟邪藥令近臣及館接  
者密佩之今劑辟邪藥令病人當心佩之醫曰佩此藥病必愈  
病人之心必以為然則或有差病之理水陸之事其時權克和  
報禮曹隨宜施行回報其意不必禁其水陸亦使自為之也命  
召京畿監司諭此意而為之便厲祭之事當令禮曹磨勘皆從  
之○辛丑視事輪對御經筵○御序賢亭觀領率護軍二十人  
騎步射○壬寅視事執義朴彭年啓請遣行臺于各道 上曰  
當秋因備救荒雜物民事甚殷若遣行臺則恐致騷擾故停之  
耳彭年曰秋則或貢賦或徭役事務多端守令憑此多行不法  
且聞全羅道有一守令交通校生因奸官婢慶尚道有一守令  
盜官物買馬本府移文推之然一時守令所犯豈肯窮覈必反  
加掩護若遣行臺庶得其情而民間疾苦亦可咨訪矣 上曰  
下三道遣一行臺為可擇可遣者以聞朝退彭年更詣闕啓曰  
命於下三道遣一行臺臣等以為慶尚道地廣不可兼差慶尚



道一人忠清全羅道一人分遣何如黃海平安道雖曰凶歉亦宜分遣糾察且今安平大君往忠清道報恩縣福泉寺前此聞忠清各官預待大君之行以為妄也果有今日之行各官豈無受弊頃當營構福泉轉輸材瓦道內騷然今又有大君之行一道守令互相奔馳其供億之弊何可勝言須速命還如行佛事並令禁止 上曰行臺不可各遣但以若等所聞遣一人若於所經道內又有聞見則並推之亦可安平以私事出入近地何害於義初欲給傳恐其有弊不果也不日當還亦非佛事暫設水陸耳彭年曰大君今雖從權脫表論其義則尚在衰經之中凡居喪或看禮書或看樂書尚有節次而至於接人猶不為也今遠離 山陵出入遐方於義何如追薦之時則水陸猶云可矣非時敢行水陸亦非好事也須速命還 上曰近日當還○御序賢亭令僉知中樞院事李石貞等善射人及兼司僕領率護軍等三十人射侯○鄭而漢啓臣今受平安道監司之任本道郭山雲山陽德等官守令以所築城頽毀例當罷平壤判官



崔悌男亦被劾今當救荒必有廢事須當及期適差且因防禦  
守令皆以武士差遣識吏治者少如有刑決之事固難其人今  
此各官守令宜以文筆之吏差遣新除都事安訓其母有宿疾  
妻亦病苦似難赴任 上曰都事及守令等承政院與觀察使  
同議以啓乃以司直趙元福為都事義禁府都事宋守中平壤  
判官成均直講金閏福知郭山郡事行護軍洪禹明雲山郡事  
監宴金游陽德縣監擬進從之○傳旨義禁府曰司憲府所推  
毛知里故知郡事許安石妾子真偽同臺省辨治以聞初安石  
妻李氏有婢曰虫介其夫金升才李氏弟伯孜之奴也安石亦  
私虫介虫介生子是為毛知里安石死李氏以為非安石子排  
斥之毛知里訴憲府曰我實安石之子願主其祀憲府問諸李  
氏答以升才之出積十餘年未決其證佐或曰安石之子或曰  
升才之子謂安石之子者曰安石愛毛知里在錦山至使讀書  
鄉校嘗對客亦指曰已子特李愛養女權氏欲以資產奴婢盡  
傳之以為升才之子耳謂升才之子者則曰毛知里於安石死



後人稱姓金至於公家契券亦以金稱之升才死與升才後妻  
爭財訟漢城府得之今稱為安石之子者欲得其資產奴婢也  
至是命義禁府辨之○癸卯視事輪對御經筵講大學至聽訟  
章知經筵金宗瑞啟曰古聖人之聽訟如是今者擊申聞鼓以  
訴寃者甚多是則各司官吏見人投狀告寃者必曰宜當擊鼓  
不即聽理遂成格例今後自非大事毋令擊鼓其妄訴者依律  
罪之 上曰以小事擊鼓亦不可禁也雖有妄訴加罪之法若  
無知小民則其忍罪之乎且申訴駕前者不論是非罪之之法  
亦有之然所為者率皆無知之人故不忍罪之也有司不聽訴  
訟者宜當教諭使不待擊鼓而聽之也且擊鼓者訴某曹之事  
則還下其曹使決之以此更無伸屈之理予謂自今凡擊鼓之  
事必皆下司憲府以辨曲直必加誤決之罪則庶幾人各勵志  
而專心聽理矣若古聖人之使民無訟是先知明德而畏服民  
志非後世所可及也宗瑞曰凡諸細碎之事必皆上聞則恐勞  
上體敢此啓耳○御序賢亭觀領率護軍及內禁衛等騎步



射○遣監察洪濬于忠清全羅道命曰若之去也糾摘大事勿  
察纖碎○吏曹啓令觀平安道都事守令等落點單字用人是  
本曹之任豈人人所得擅便擬議雖曰欲速赴任命本曹注擬  
猶可及也何必輒自啓請京中各司提調毋得自占僚佐已載  
令甲况監司任一方之黜陟而自薦守令可乎有違大體 上  
曰監司鄭而漢詣闕請之予命擬議非而漢自為之也○司諫  
院右正言尹恕啓曰昨日吏曹判書詣 英陵都承旨亦在告  
監司鄭而漢詣承政院自薦都事守令用人固銓曹之任豈宜  
人人擅便為之乎 上曰非而漢自薦也予令而漢選揀啓達  
常時吏曹聽予命而銓注今此事亦予命而漢為之何不可之  
有平安非他道之比有不得已選差之故恕曰聲息緊急之際則自  
薦人率去猶云可也今別無緊故而如此未便縱有緊急之事  
宋守中金閔福等其能禦外侮乎敢於吏曹判書都承旨不在  
之日而來啓受點甚為不可如此則士林爭附權勢之弊難可  
勝言 上曰而漢承予命擬議非擅為之且而漢豈伺無都承



旨之日而來歟亦偶然耳○乙巳下諭書于安平大君瑢曰司  
憲府啓為設佛事出在遐方未便予但答以非為佛事但行水  
陸而已其知此意行水陸後速上來○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  
此攝六十防牌等有闕則並以差備軍充差自設銃筒衛以  
後唯司僕司饗忠扈衛諸員以差備軍充屬銃筒衛及攝六十防  
牌則務欲畢充五番之數除差備軍皆令直屬然防牌攝六十  
役事艱苦皆不願屬非特窠闕之多至於四五番全未充差銃  
筒衛則事歇人爭求屬故五番皆已充差矣乞自今必以差備  
軍入屬人取才銃筒衛及防牌攝六十差定且上項各司諸員  
亦依前例差定以差備軍仕日多少移差從之○諭咸吉道監  
司曰都指揮劉伐屢久居境上投化效順又嘗親朝納款良用嘉  
之今聞其死誠可哀憫特遣朝官致祭仍賜賻物一依諭書後  
條件施行○命黃海道教諭金有知除隨從監司巡行村落救治  
惡病○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三軍甲士前此分六番其後分為  
五番今者京侍衛甲士及兩界赴防甲士等別定額數兩界雖



有窠闕不得推移充差故京侍衛甲士五番內贏數無慮千餘人又在喪終制及取才入格者四百四十餘人皆願入屬然拘於番額未即叙用人多鬱抑雖增番額祿俸銓注並無防害而虛棄可用士卒未便請於五番增設一番以上項贏數及在喪終制人等充差依他例番上以慰士卒之望且兩界甲士充補取才入格之數頗多亦令增設從之○丙午視事先是義禁府謝金瓘今伊之獄以詐欺官私取財用分首從今伊杖一百流三千里瓘杖一百徒三年下政府六曹臺諫議之或以為此律為是或以為當論竊盜分首從上曰假如以鑽為銀則正合詐欺之律今伊竊取綵段而來瓘知而轉截是竊盜也仍謂左贊成金宗瑞曰政府何以詐欺之律論歟宗瑞曰夫竊盜匿名藏形潛竊財物今瓘比竊盜論以窩主於綱常何如不可以妻之賊而論其夫窩主不可以子之惡而坐其父為窩主也請以公取私取皆例竊盜定律而分首從科斷庶得矣上曰不可以妻之故論夫窩主之言甚合於義以公取私取律更議



以啓仍問曰盜賊窩主入居已有法窩主切隣科罪亦有法耶  
左副承旨姜孟卿對曰只有切隣密告之法并罪窩主切隣則未  
有法焉 上曰銃筒衛亦巡綽乎否同副承旨盧叔全對曰否  
上曰銃筒衛以步兵巡綽定為恒式右承旨李崇之啓清風  
丹陽等官今年蠶事不實 上曰農桑大事除汝海州郡外並  
令分養何如崇之曰不可每邑養蠶酌定諸道山郡分養便東宮  
侍女小非嘗以病出族叔內隱萬之家病愈還入內內隱萬以其  
衣贈之小非寢必覆之事覺 上於宮中先杖之下義禁府鞠之  
上謂孟卿曰內隱萬於小非異姓五寸是族之踈者此等律有耶否  
孟卿曰律無正條臣意謂交通宮禁者即令典刑故別無是律也  
上曰此婢父母俱沒內隱萬寓居其家實幹家事然覩面相見固  
為不可況出而共接一家之內至解衣與之乎其議諸政府○司  
憲府啓豐儲倉副使尹增以自己之事矇矓上言律應杖一百徒  
三年 上以功臣之孫只收告身付處外方○議政府啓曰今以柳  
宗植為昌原府使宗植嘗為開城府都事以官物私相贈與且與



同僚楊繼元庾智等一時適任俱以舩載物而來其後事發適蒙  
宥未得現推大抵守令選擇差遣尚多有不法者豈曰無人而敢  
用如是之人乎請改之智及繼元亦當罷黜 上問諸承政院右  
承旨姜孟卿曰智繼元等在開城才受祿即適其祿及冊箱等物  
載船而來固無他事但宗植則見適後以私畜猪七口給部內富  
居人又擅開庫以落庭米分給衙前又以徵贖物色贈戶曹令史  
請速出解由等事各人已納招耳 上曰右人等所犯皆在赦前  
其時情實未著但宗植事各人雖已言之然既不問宗植以得其  
情豈以此不叙乎若政府聞他事而啓之則可矣只以此等事論  
請不可也○漢城府尹金鉞啓本府之任本為糾察姦暴肅清王  
都也今因徵富人借貲之物案積雲委且因貲記不明難以辨釋  
外方則固無私徵之事而獨於漢城府有之然其來已久不可遽  
革請使貲記署於所居之部而後借貲則必無此弊而官吏聽斷  
明矣 上曰凡借貲於人者皆窮弱之徒如此則無乃不可乎仍謂  
六承旨曰外方多有長利而無告官徵給之法漢城府亦倣此例



除私徵之法以絕姦猾何如議于政府以聞於是政府議之左  
議政皇甫仁曰前有此議終不施行仍舊為便右議政南智左  
贊成金宗瑞左叅贊安崇善以為肅清王都禁伏免人是漢城  
府之職賦出之物追徵支給非其任也如有告訴者依法論罪  
除追徵支給 上從仁議○傳旨兵曹曰送火車一于黃海道  
令海州及豐川瓮津長淵康翎等鎮依樣製造以供武備○春  
秋館啓 太祖實錄內廢王禍改辛禍 從之○三軍都鎮撫  
鄭孝全等啓兵曹鎮撫所本是一體兵曹出令鎮撫所承奉檢  
察初鎮撫皆差以諳鍊朝官至或差以堂上官近來鎮撫類皆  
庸下之人兵曹郎廳雖小事必召鎮撫所典吏呵叱之甚者罵  
辱鎮撫有違大體向者親閱時兵曹郎廳以鎮撫不親日差於  
兵曹凡軍士輪日聽梓典史髮侵虐頗酷鎮撫日差古未聞也  
請親召兵曹責之使毋得輕辱鎮撫所且延壽恬未為鎮撫時  
禮曹啓令修東部學堂令禮曹啓仍監其役夫功役非鎮撫所  
掌也請除領軍士赴役外一切他務毋令差定 上曰予將磨



勤施行○丁未起復咸吉道都節制使李澄玉進箋謝賜衣服  
曰推恩宮禁示寵賚之非常拜賜轅門懷感情之罔極矢心圖  
報銘骨何忘伏念臣猥以庸資叨受重寄功莫効於汗馬心切  
兢惶衣特頒於在筭榮踰涯分每當殊貺之降不堪喜涕之零  
茲蓋火遇盛德天施至息春育遂令斗筭之器偏蒙雨露之濡  
臣謹當夷險不渝庶委身於北塞終始惟一恒祝壽於南山○  
戊申 上詣 輝德殿上食○議政府啓曰臣等今觀刑曹呈  
文知敦寧府事李明晨以黃海道文化人司正林德成奴婢等  
托以妻母慶善公主賜牌付婢龍珍伊漏落所生告于文化等  
各官方訟未決所訟奴婢十四口及所訟不干奴婢二十四口  
又公處婢二口等招引分置慶尚全羅等道潛隱使喚及至事  
覺淹延隱匿尚不現納之罪命勿論臣等以為李尚恒以濫數口  
奴婢猶奪職牒今明晨所訟不當奴婢十四口所訟不干奴婢  
二十四口公處婢二口等招諭移置按律罪應杖一百者二杖  
一百身充水軍者一不可不抵罪或奪職牒或流配何如又啓



今伊之罪論以詐欺官私取財似是正律然上教當以竊盜論之臣等亦以為雖論以竊盜未甚相遠但金瓘論以窩主則未便瓘即日知情轉轉藏匿無異真犯然元不與謀罪疑惟輕准竊盜為從論杖一百徒三年免刺何如又啓楊繼元庾智之事上教以為情狀未著此則然矣若柳宗植則各人納招已如彼假令鞫問宗植應亦未免但會赦章免耳又聞宗植在開城府以自己有屋轎子用官中彩段粧飾贈留後李道以送及遞還于京取去此亦貪污之一事請罷之上命罷明晟宗植職瓘之事令姜孟卿更議于皇甫仁金宗瑞仁等議曰今伊宜以竊盜為首論瓘則以竊盜為從論免刺為便且明晟罪名非一二但罷其職未便命收職牒○司憲持平李孟英啓今聞誠寧大君夫人成氏往皆骨山婦女上寺之禁軼在六典法之廢立必自貴近始須速命逐治罪且安平大君往福泉時鑄佛像令僧徒搭舁而去所經守令爭施餅果布貨請劾守令大君亦當急速召還上曰誠寧夫人當即召還安平則已召之當初下去時予下諭書



令州郡支待守令不可劾也孟英啓曰誠寧大君夫人雖命召  
還所過州縣豈無支待之弊其他婦女亦豈夤緣隨從者歟  
請並推鞠安平之行支待則已有諭書矣其收斂果布而作弊  
豈宜不問 上曰已命支待矣守令幸備節物贈與有何咎焉  
誠寧夫人事若等的知其然而來言歟孟英啓曰詳聞之矣都  
承旨李季旬啓曰臣等今聞所司之言至為當理不可不從右  
承旨姜孟卿曰法之廢弛必自貴近始婦女上寺明有禁令今  
此夫人之行實為未便其隨從人必須推之以懲其餘 上從  
之且曰今聞憲府多聚巫女鞠問所問者何事拷訊者幾人乎  
孟英曰神奴神婢已有禁令近多犯禁者故鞠之拷訊者只二人  
耳○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慶尚道金山居昌永川慶山仁同新  
寧山陰知禮河陽軍威等各官社倉看守人及斂散節次依監司  
所啓施行社長賞職令主掌兵曹磨勘 從之○己酉諭行內  
侍府左承直韓洪司憲府來啓誠寧大君夫人往皆骨山有違  
於法果如所啓則不可久留須速還京若未浴溫泉則浴後毋



遲留以速陪來○召皇甫仁金宗瑞安崇善許翊議事一政府  
議今伊以竊盜為首論金瓘為從論免刺承政院啓律無竊盜  
免刺之文今瓘論以免刺未便仁宗瑞安崇善曰宜以刺字照律  
若免刺則特以 上恩施行翊曰臣自論此事以後反復商量  
瓘與今伊夫妻未可論以窩主且初不同謀亦不可謂竊盜不  
應為事理重之律甚合臣心然以此律為輕則以詐欺官私取  
財為從論何如一侍女小姝及內隱萬論以絞刑雖無獄辭其  
情迹已著今若欲取招必加拷訊須有獄辭然後可以按律乎  
仁宗瑞安曰宮中男服雖父子之間不得入也不可輕議但在  
上恩何如耳情迹已露則不必鞫問且 世宗時亦有此等事  
不下攸司自內定罪亦依此例施行何如崇善詡曰無獄辭而  
照律未便况以死罪比律科斷古未有也須推問得情後議律  
為便一近日都鎮撫等啓云兵曹郎廳勒令鎮撫立日差於兵  
曹多般致辱鎮撫所兵曹本同一體如此陵蔑未便予聽此即  
欲下教兵曹然欲聽卿等之言而後為之耳何以處之僉曰兵



曹鎮撫所本是一體但凡事兵曹出令鎮撫所聽令檢察耳且  
鎮撫日差自古無之世宗朝詳定所欲以鎮撫所屬兵曹  
世宗不允今兵曹郎廳差果如此則實為不可請令自今毋得  
如此上曰瓘及小非事當從左議政等議兵曹鎮撫所事亦  
從僉議仍出憲綱一部示之曰前日正郎田桐生於輪對啓本  
國各司已定之法允下之事其等官吏不舉行後來者亦不檢  
舉終至於廢閣不行甚為未便如趙育屬公奴婢事已有年矣  
至今未畢請立刷考之司以檢察行不行何如若欲設官則憲  
綱之書甚合此等事體倣是書為之允為便益乃進是書卿等  
宜各觀覽察酌所啓之辭議其便否以啓僉曰不可今日遽爾  
議定臣等退而商確以啓上曰小非等各杖一百苦役定屬  
何如仁等對曰上教允當○諭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朴以  
寧曰今觀卿兵曹牒呈內野人沈於弄可等出來言詮及并送  
印信文字內事意俱悉右野人其心必異生變難測不可近處  
我境卿與沈於弄可鴨綠江越邊隨宜住居事輕易答說儻彼



人擊家更來如前請說則宜答曰爾輩常時任便居住放牧牛馬向我國邊民強悍或有乘間竊取之患且因踏損禾穀必至鬪爭生釁不能和好莫若仍處舊居通信往來仍給米醬毋使生怨○庚戌 上諭 輝德殿行望祭○御經筵同知經筵李思哲啓金瓘妻今伊竊盜計贓論杖一百流三千里刺字之律則固無可疑瓘以竊盜為定論杖一百徒三年刺字之律則於義何如瓘以識理之人知妻竊盜不禁而反為蔽匿情狀可憎宜置重罪然律公律也脫有無識之徒其妻竊盜而初不知清一一加以竊盜為從之罪則無乃害於相為容隱之法乎若其情涉可憎則別令全家入居或邊遠充軍何如 上曰瓘雖初不與謀以識理儒生知妻竊盜既不能去之及聞搜索贓物又從而蔽匿知情窩主之律甚合矣然政府反復論啓以竊盜為從按律予亦以為然且相為容隱之義子之於父妻之於夫奴婢之於主雖有罪惡終無可絕之理是其然矣夫之於妻有惡則義當放黜故古有竊盜去之文設使其妻日事竊盜其夫常



用贓物而特以初不知情相為容隱免罪則於義何如權之罪亦猶是也若恐此律為後日格例則宜以義禁府初啓不應為事理重杖八十之律論之更將可憎情狀比附竊盜為從之律可矣○平安道都觀察使鄭而漢都事趙元福辭 上引見謂而漢曰予欲置鄉左右久任以事今平安道凋弊已甚且失農業民不聊生無如之何惟鄉悉知予意不得已命鄉為監司平安之事鄉備嘗知之豈待予言而後為之哉然緊急聲息連歲不絕姑除行城但沿邊邑城頽壞低微處為先修築一應守城器械嚴加考察至於城上女牆之內多置雜石以備之可也救荒勸農等事曲盡布置使人民期於阜盛以副予意而漢啓曰臣敢不盡心力而為之乎但外方監司凡干公事雖論弊上達而得請為難蓋外方公事雖合事理然主掌曹駁之報于政府政府又駁之入于承政院政院亦或駁之事竟不行此其常事救弊無由我 世宗大王新置四鎮于豆滿江邊銳意備邊之策特命金宗瑞為咸吉道監司又遷為都節制使凡所論弊啓



請之事或裁自聖心或議諸一二大臣並皆蒙允無言不聽無  
弊不除咸吉一道不數年內至於阜盛倘非如此則江邊各鎮  
安能如此其堂堂哉 上日子已知之卿其到界備審利害其  
興除之策詳悉以聞知之所啓予將悉從之卿勿以出使遠方  
為慮安心而去仍賜弓矢○命義禁府杖小非內隱萬各八十  
皆定苦役○京畿監司啓道內原平交河等處諸雜疾病轉轉相  
洙延及旁近雖用醫藥治療未即取效臣日夜思惟未得救治  
之策巡問鄉村父老皆曰往者黃海道黃州等處惡疾方熾人  
謂無祀冤魂為祟設水陸齋以祈禱然後厲氣稍息今願設水  
陸齋如黃州所為至誠祈禱則病可小弭矣父老所言雖是誕  
妄然習俗已久其欲為此實出中心於原平等地擇一山水勝  
處令持戒僧主行水陸齋以從民望從之○兵曹啓本曹事煩  
而衙前不足請依刑曹司憲府例加設令史十人從之○辛亥  
御慶會樓下觀內禁衛及向化人等騎步射○兵曹請私木禁  
伐令掌土漢城府考察從之○先是令集賢殿修撰續謄錄是



日本殿堂上議啓曰待兵要大學衍義及高麗史編年畢後修實錄時並撰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忠清道稷山百濟始祖廟年久頽圯請令所在稷山及各官同力修葺從之○兩界居住各色軍士及防牌攝六十並令赴防本道其頭隊長去官別軍定屬人及以學生入屬人依他軍士例除番上亦令赴防本道考其仕到文籍與本牌通計去官俗謂仕○兵曹據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啓本請於左右道都節制使營各差醫負治療疾病從之前此監司兼節制使故革之至是復遣之○壬子視事姜孟卿將金瓘今伊及辭連各人等照律啓本以啓上問議政府之議何如孟卿啓柳澗生但其妻受瓘匹段許接耳坐此入居未便上問澗生金活已皆拷訊乎孟卿啓澗生其時疑之問其妻以匹段根因驕駭不納此語出於拷訊也活亦拷訊三次許誦啓若澗生知而告訴則是亦同生風俗薄惡尤不可也不訴近厚澗生入居似乎過矣又罪疑惟輕瓘律無正文不得已以竊盜為從論之上曰凡罪疑云者情涉曖



昧未易下也姑從輕典施行耳如權者其罪明白暴著謂之罪  
疑可乎古人云怙縱賊刑論權為從其不可也明甚左議政嘗  
言窩主比律不可若眾論皆然則予亦從之詎啓權初不知情  
議獄可疑 上曰豈可以此而為不知情乎如權者可疾之其  
者竊盜為從律固不合於罪也詗啓論以為從者欲以不應為  
事理重律當之也此律亦未穩如不得已則寧比窩主律 上  
曰繫獄久未成不便姑以窩主比律其亟判付孔下謂上裁決而  
大臣皆出 上曰權罪政府議如此不同無乃予誤入而然歟  
下集賢殿擬議以聽眾論何如李季旬啓以律論之則宜服杖八  
十以情論之則宜加重刑孟卿啓若曰以權為夫妻間事則罪  
何有焉直以不應為事理重論之猶不可也若曰有罪也則以  
家長即日知情不還其主與真犯何異宜置重刑窩主比律臣  
以為甚合也 上曰予意以為然權撤眾議不同姑令更議照  
得其餘解連者先決放之何如且權今伊罪今日照律杖數幾  
何孟卿啓杖權一百徒三年今伊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詐欺官



私則免刺竊盜窩主則有刺兩律但有輕重耳 上曰凡盜賊  
奸事雖夫婦間絕無相告之理若瓘初不與謀則今伊其肯告  
之乎以瓘為元不知情誤矣孟卿啓雖云初不與謀然既知情  
今伊賚匹爰往慶州追至漢江曰慮恐遺失還推而來轉轉請  
置族親之家何異自盜乎 上曰瓘祖乃原從且無職牒當依  
窩主律除他罪只令入居為便更議政府即日畢照瓘杖一百  
徒三年免刺今伊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決杖贖流 上從之  
但以瓘原從功臣之孫除決杖配黃海道敬天站 ○輪對御經  
筵 ○御序賢亭令善射東西班各品人及各忠義忠順衛內直司  
擢院等騎步射各給到有差 ○司諫院啓臣等嘗聞李永宣陞  
黜時見罷今月初二日以司饗別坐除司正夫陞黜所以示勸戒  
也今永宣見黜未幾而除職其如懲戒何 上曰予將磨勘施  
行遂傳教承政院曰永宣初以何罪罷近日復舉時則議者以姑  
差前銜別坐為辭耳何受職之速耶都承旨李季旬曰永宣曾  
為禮賓直長以寺醬百餘石耗欠罷職然其時辨之乃文書差



錯本非耗欠也凡經司饗者雖除臺省守令適任則待闕還差  
已有法今永宣曾經司饗故提調薦望特下吏曹擬議還差  
上曰司饗除職應有月數今永宣差司饗未久遽爾拜職無乃  
不次乎季旬曰司饗司禁鎮撫等不計月數除授例也 上曰  
姑令罷職永宣判書承孫之子也為人無聞知但以門蔭嘗為  
都染錄事欲媚兒女濫用紅花又於禮賓耗醬百餘石人皆嗤  
笑至是復授職蓋銓曹聽其干請也○癸丑視事司憲執義朴  
彭年啓臣等竊聞京畿民間有惡疾命設水陸齋以禳之夫水陸  
一事豈能救其疾乎請停之 上曰此祓為已求福計也民間  
有疾人心洶懼鬱鬱姑設水陸以安其心耳彭年啓黃海道曾  
設水陸今無其應自古饑饉之餘百物凋耗黃海道屢經饑  
饉困罷成疾而已更有何神為之崇者乎今京畿亦然水陸不  
可行也臣嘗觀高麗史苟有兵事講戎蠻經者臣竊愧焉今日  
為此疾行水陸則臣恐貽後世之笑矣 上曰等是人也服僧  
服而為之則謂之佛事服儒服而為之則謂之祭祀厲祭水陸



其所以事神則一也。雖厲祭豈知其神之所在而為之。且鬼神體物而不遺事。一鬼神則不必遍祀百神而莫不皆通。然古人云：靡神不舉。此亦未知何神可感而求之。無方也。况鬼神之理難知。苟至誠以事之。則不無感通之理。豈在於厲祭水陸之間乎。若以此水陸一事為異端。浸興而將有大害。則不必為也。此但聽從民願。姑令慰其心耳。大抵病由心作。心得其安。則病亦或息矣。彭年固請不允。上曰：外方各官屯田自有定額。守令或多占。仍給所。知權勢之家。權勢者又遣所知之人為守令。因而奪占屯田者。容或有之。甚為不便。其屯田定額。考察之法。令戶曹申明。又桑棗切於救荒。聞中朝亦多栽種。本國桑木栽種著在令甲。然無實績。更加磨勘。○輪對御經筵。○御序賢亭令東班善射人及三軍鎮撫忠義忠順等騎步射給到有差。○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從事官金光晬。啓義州城伐石處不遠。請皆石築。且其城頽壞處。非八千尺。只三千四百五十尺。將頽處九十三尺。軍人四千二百四名。分授已。赴役龍川。赴役城軍母。



移義州○甲寅平安道監司啓月十六日 聖節使朴以昌到新安驛夜半拔所佩刀自刎幾死命醫負及其姪直長朴增給馬以送救療故事凡赴京使臣所經監司守令多以米糧相贈馱載而往其弊不貲國家新定糧索之數以昌首犯其禁及將還有司請遣義禁府官吏往義州拿來 上欲待還鞫之再請乃許至是以昌慚憤自刎○司憲府啓昨日請停京畿水陸未蒙俞允臣等退而思之實為未便今京畿民間之疾有何姦鬼為之祟也頃者黃海道民多疾疫而死此水旱之變陰陽不調戾氣方熾也更有何神而祈禱所能免乎果若無祀鬼神在焉春秋每設厲祭何必設水陸乎近年以來民心率多歸佛國家加以佛事救民之病則臣恐民心益惑而佛法愈盛矣 上曰此理非人洞見之事意或有益於療病而為之也固不可廢勿復請焉○司憲府大司憲鄭昌孫等上疏曰竊聞京畿交河原平等處人民疾病甚熾乃於僧寺設水陸會以禳之臣等乞罷是事未蒙俞允反復思之不能自己敢壘聽聽臣等竊謂天下之



道二善與惡邪與正而已善者易微而惡者易滋正者每屈而邪者每伸是故古之聖帝明王必好善而去惡扶正而斥邪猶恐惡者投隙而萌以害吾好善之心邪者伺間而起以敗吾扶正之道一有不善不正雜乎其間則必精察而審處之使吾好善惡之心一出於誠而無毫髮之累然後政無過舉而至治可興也若善惡並行邪正並立而欲望其善政至治蓋亦難矣雖善惡未至於並行邪正未至於並立而惡者隱伏於其內邪者潛發於其中馴致其道而不自覺焉則惡者終必盛邪者終必勝亦終於不善不正之歸而已此古今成敗已然之明驗也今我主上殿下天性睿智聖學高明其於佛老之徒巫覡符章之事固已洞見其是非矣何待臣等之言哉然臣等猶區區冒干冕旒者但恐殿下好善之心未至於誠耳凡人之病生於陰陽風雨晦明之過死生壽夭莫不由天固非人力所及也矧今京畿黃海之病本因饑饉之餘乖氣所致豈有物怪為之祟者而水陸祈禱所能解耶夫道之害善亂正莫如異端以殿



下之聖明豈不知其誕妄也但切欲愛民而思欲濟之耳若以  
為鬼神之變無窮而容或有其理也則臣尤切惑焉詩曰豈弟  
君子求福不回假如佛氏能為人解祟非守道君子之所取也  
欲救吾民而假托胡神以望其報豈不迂哉又况國有水旱疫  
厲之災則祀山川之神雪霜風雨之變則祭日月星辰之神且  
祭人鬼之無所歸也則有公厲族厲之典古聖人所以為民生  
而待鬼神自有其法何有捨聖人之道而從夷狄之教然後足  
以除吾民之疾病也哉若殿下終以為水陸祈禱不悖於理  
而有可以得效則是殿下好善惡惡之心未出於誠而不能  
無他岐之感也在今日即政之初佛氏之事已有其漸雖痛絕  
之猶恐復熾况為此水陸之舉使之鴟張可乎此事雖若小矣  
其邪正消長之機所係甚重不可不謹此臣等所以反復論辨  
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殿下特賜俞允之音亟罷水陸之事  
一遵先聖賢之道而無雜以異端不經之說擇善固執去邪勿  
疑撫摩斯民薰為大和則殿下雖高拱深居無所於事而天



地之和立應矣何疾病之足恤乎夫然則善者常勝而惡者自  
退正者常伸而邪者自屈善政可行而至治可興矣伏惟 殿  
下財幸不勝幸甚時持平文汝良賡疏以進 上曰此事雖若  
不緊然為民為之不可廢也其他所言之事予亦已言於若等  
更無他意也汝良更啓臣等敢將細事頻瀆 上聰實深惶恐  
然人君好尚民之趨向係焉此事不可謂之小也嘗聞黃海之  
病已設此會若據此以為例而又以謂非洞見之事意或有益  
則豈止於此事而足乎將有繼踵之弊啓訖日已昏 上命勿  
閉門遂御思政殿引見汝良謂曰易言包荒傳稱納污人君政  
事何拘於一切而莫之變通乎若等以未能洞見一語非之是  
若等實不知而言之也學者窮理自得明辨是非以為知耳豈  
有理之形體現在而能見之者乎予故曰未能洞見之事不可  
執一論也疏內又言善惡並行邪正並立而欲望其治難矣又  
言好善之心未至於誠其論誠是也自古有正則有邪相為倚  
伏不可遽爾頓革也苟志於學當如孔孟然後可謂達也孔子



曰四十而不惑孟子曰四十而不動心夫以孔孟之德尚且四十而後不惑不動可言矣後之人孰能及於孔孟者乎今予此舉豈以佛法為正道惑而崇信哉近間畿內民或一里或全家病沒者多矣其中豈不欲棄之而避居者專以畏國令未敢耳深可惜也為救民而設水陸乃是好生之德亦云厚意况此法其來古也歷代帝王未有能盡闢之者至我朝 祖宗豈其見道不明學術不精者乎然我 太祖時頗有水陸之會夫豈不知而為之者乎疏內又言撫摩斯民薰為大和則天地之和應之大抵病由心作窮村僻巷之民傳相病沒之餘得見此舉則其必以為國家為吾輩祈禳而心將得安病隨以息和氣自應矣且報應之說予亦以為不可謂無是理也假如此事便是悖理然為民而舉尚何愧哉汝良避席而欲獻言 上曰若等意予知之詳勿復言汝良嘿然○乙卯義禁府都事鄭沃卿馳書承政院曰聖節使朴以昌今九月十六日到新安館宿夜半拔所佩刀刺項及腹幾死書狀官李翊聞之即往見以昌謂翊



曰老臣本無汚名庶將盡忠當初米糧欲只將定數從事官  
咸曰今適霍霖之時入八站遇水災滯於中途而糧盡則必餓  
死請加賚吾果然之遂賚四十斗以行將欲啓達今既犯邦憲  
將何面目以見 聖上亦何顏更會同列大臣乎反復思之不  
若自死之為愈也又云予到義州此計已定然護送唐人頗多  
不可使聞於彼人也故到此至於如此耳遂死 上傳教緣政  
院曰以昌心慚犯法以至自刎予心惻然萬里辛勤之人予初  
不欲遣人拿來衆議強請勉從之到今追懷不已其致奠祭文  
須備此等意思製之且優給賻物其一行所犯並令勿劾仍傳旨  
戶曹曰節日使朴以昌恥其犯法以至自我誠可憐憫其賜賻  
米豆并八十石棺槨紙一百卷蓋別例也以昌安臣之子為人  
坦蕩不拘小節語多滑稽本無廉介今恥其汚名自殺人比諸  
自經於溝瀆者其祭文曰惟卿稟性卓犖操履勁直讀書捷第  
筮仕揚歷遇知 昭考驟加顯擢置之耳目任以喉舌功多啓  
沃忠在論列匪躬奉公不文以實 皇考乃嘉進登樞密中外



實勞懋有聲績肆予臨朝委倚亦篤煩卿使節奉幣 上國卿  
偶觸禁情在所紿有司上請法須訊卿謂此何傷終當議賢姑  
從法司可其奏焉致卿愧恥捐軀以白知之猶介予之所識而  
令至此實予之為受命而出載屍而歸幽明之間負義良多後  
悔無及余心奈何爰命護喪輦歸先域凡厥賻贈有加常式侔  
奠菲薄抒我慚悲不亡者存卿其知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黃海道黃州鳳山等各官及開城府京畿豐德原平交河通津  
等處諸種惡病轉輾相洙殞命者頗多將來可慮依古人災迫  
則靡神不舉例令上項各處所在守令精備奠物擇朝臣謹厚  
者黃海道一人開城府及豐德一人原平交河通津一人分遣  
大邑則二三處小邑則一處隨其各里病人多少臨時擇日致  
祭令集賢殿製祭文從之○丙辰視事輪對御經筵○司諫院  
右正言尹恕啓聖節使朴以昌自刎於道若匹夫匹婦無知之  
人則未知罪之輕重而為之固不足論也今以昌以大臣事之  
是非罪之輕重國法大體夫豈不知復命之後有罪則甘受其



責無所犯則發明固其宜矣無端自刎不無悖慢怨懟之意殊  
失人臣之職請追奪告身不加恩數且近命叙用金世敏趙順  
生鄭發世敏則擅削大批濫授官爵受人賂馬及匹段推問之  
時雖以其子交易事發明然一家之事固無不知之理亂政肆  
欲莫此為甚罪至於死幸蒙上恩得全性命只令付處未幾  
召還且受職牒猶云幸矣順生以叅議亦預其事而罷黜鄭發  
則以大臣國喪期年內動樂宴飲豈人臣所得為之事上項三  
人皆不叙用可也請收是命久任之法已立不可輕改繕工注  
簿李永祥以久任遷司醞注簿如此則將有干謁大臣要免久  
任之弊必至改正上曰以昌事若等之言是矣然以昌豈有  
他意只以慚得汚名耳所犯本非重事但法初所犯故送人拿  
來今乃事至於此予實追悔何敢奪告身減恩數乎世敏事予  
雖未悉然其時劾奏予或預聞先王曰世敏之罪與他人有  
間非以謂重也但以判書昏迷不察茫然無覺耳順生雖曰堂  
上然以叅議其於政事安能下手實無罪也若發則雖云動樂